

对于中国人来说,春节可能是家人的团圆,是路上的拥堵,是舌尖的美味,是岁末年初的总结与愿景。但对于外国人来说,春节是什么?在2014年春节前的最后时间里,现代快报记者采访了数位在南京的外国人,他们中有初次接近春节的异乡客,也有在中国多年的中国通。他们是最近距离的旁观者,就像一面镜子,对着的是春节这一中国人最重要的节日,镜鉴出的,是一个正在变化中的中国。

现代快报记者 郝多 王颖菲 贾磊

老外的中国年

韩国人金辉彬
年龄:19岁
来中国时间:两年多
对春节的感受:“不同”

韩国人过年,祭祀程序严格

和中国人一样,对韩国来说,春节也是一年中最为隆重的节日。同时有很多传统,比如年三十之前必须回家探亲;大年初一必须祭拜祖先;也要给孩子们包压岁钱。

今年,是来自韩国大田的19岁小伙金辉彬在南京过的第三个春节。他现在正在南京大学攻读国际政治专业。

因为所在的高中和南京大学有合作,所以早在2010年他就上高一时,金辉彬就来过南京,呆了一个多月,学习语言。那年的年底,是他第一次在中国过春节。“大年初一早上五点多,就听到噼里啪啦的响声,第一次听到吓了一跳,以为战争爆发了!”他哈哈笑着,后来才得知,是人家在放鞭炮。“在韩国这点很不同,如果放鞭炮,旁边的人大概会报警吧。”

不过,和中国一样的是,在韩国过年,主妇们也要上街采购,在家准备很多吃的。

“在韩国,我们一定是要吃年糕汤和团糕。团糕是五颜六色的,有豆粉团糕、土豆团糕、桂皮团糕、芝麻团糕、艾草团糕、豆沙团糕等很多。”

此外,过年期间,一定要找一天祭祀。韩国人祭祖有严格的规定,仅供桌的摆法就有“鱼东肉西”“头东尾西”“红东白西”“枣栗梨柿”“生东熟西”“左饭右羹”等规则,祭祀的程序也很严格。祭祀时,在写着祖先名字的灵位上供上各种食物后,子孙们倒上酒然后行礼。向祖先表达子孙们的感激之情,并祈求祖先保佑一年期间的平安和健康。

不过,现在很多家庭并没有这么严格,“按理说应该是大年初一祭祀,但是在我们家,只要是过年中的一天就行了。”祭祀遵循的是

沟通,像一个聋哑人一样。”

不过,当春节真正到来时,还是把安迪实实在在“震撼”到了。“我以为类似美国的感恩节,但没想到时间那么长,连续两个礼拜都看不到人,我感觉自己就像在监狱里一样。”

适应了第一年的春节后,2012年初再来南京时,金辉彬就不再这么惊讶了,“听着鞭炮也能照样睡。”

美国人安迪
年龄:33岁
来中国时间:10年
对春节的感受:“超爱”

“春节就是圣诞节+感恩节+美国独立日!”

拨通安迪电话时,他正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,等待安检,“我要回美国一趟,不过一周后就回来,刚好赶上过年。”

安迪今年33岁,出生于美国德克萨斯州。2003年,他孤身一人,来到南京。

“我青少年时期在墨西哥长大,因此西班牙语是我的第二语言。”

大学刚毕业,西班牙的一家贸易公司就相中了安迪,“他们的所有工厂都在中国,但西班牙人又完全不会说中文,甚至连英语都说不好。老板让我到中国来,做一个沟通的‘桥梁’。”

安迪坦承,当时听说包吃住,立马来了兴趣,“就纯当玩儿了。”

2003年年底,他孤身一人,来到南京。2004年初,他度过了在中国的第一个春节。虽然已经过去十年,但那段时光安迪依然记忆犹新。

“非常寂寞,非常孤单,你根本无法想象。”安迪说,当时他毕竟刚到中国,中文还不会说几句,就面临春节这个中国“最大的节日”。“我那时刚去单位一个礼拜左右的时间,突然有一天,大家就说‘好了,回家过年了!’然后就都跑掉了。”

安迪告诉现代快报记者,2014年是他在中国的第十年,他非常喜欢中国,更喜欢中国的春节,“这种感觉你在任何其他国家都会体会到。”安迪说,他最喜欢放鞭炮,“自己买来放很有意思,尤其是零点那个时刻,全城所有人都同时在

放,比美国的圣诞节还要疯狂一万倍,这种热闹只有在中国才能体验到。”安迪表示,去年,他的弟弟来南京和他们一起过春节,“明年,等爸爸退休了,我一定要邀请他们一起到中国来过春节。”

美国人安力
年龄:23岁
来中国时间:半年
对春节的感受:“好奇”

听说“春运”是全世界最大的一项运动

拨通安力电话时,他正在厦门旅行,一个人。“我从南京出发,然后是杭州、厦门、深圳、香港、广州、昆明,最后到达成都。”讲着讲着,安力自己都笑起来,“因为下个学期要去成都实习,我就干脆这样一路玩过去啦。”

安力今年23岁,来自美国印第安纳州,目前在南京大学读书,是一位留学生。今年春节,根据他的“推算”,应该是在深圳、香港那里度过。

去年8月,安力来到南京,这是他第一次来到中国大陆,很快,“春节”在他脑子里渐渐有了概念。

“春节最重要的是回家看父母,看家人,跟你爱的人在一起。”安力用一口并不熟练的普通话说道。

很快,两人成为恋人,2011年,安迪和李蓓领取了结婚证,如今,李蓓已经怀孕,今年3月就要诞下一个可爱的混血儿。

有了家庭后,春节在安迪看来,是不是又有了新的意义?

“当然好玩,我一般和美国人是这么描述中国的春节:春节就是美国圣诞节+感恩节+美国独立日,三个节加起来的感觉!”安迪在电话那头兴奋地说,“很热闹、很温暖、很疯狂!”

安迪说,结婚后,每年过春节,他都是和妻子以及岳父岳母一起度过,“要买鞭炮,要说‘新年快乐、万事如意’!”

毕竟做了南京的女婿,现在,安迪对春节的“流程”早已谙熟于心,“初一初二在家里和各种亲戚聚一聚,初三初四就去其他亲戚家串门,都习惯了。”

为了更好地“入乡随俗”,安迪还学会了喝白酒,“酒量还可以,但没有东北人那么厉害!”

安迪告诉现代快报记者,2014年是他在中国的第十年,他非常喜欢中国,更喜欢中国的春节,“这种感觉你在任何其他国家都会体会到。”安迪说,他最喜欢放鞭炮,“自己买来放很有意思,尤其是零点那个时刻,全城所有人都同时在

在美国,老师让我们看过春晚,但我只能看懂魔术,那些小品相声什么的还是有很多不能理解。”安力说,对于春节,他非常期待,“毕竟是我第一次在中国过年。”

中马混血儿美雅傑
年龄:20岁
来中国时间:一年半
对春节的感受:“热闹”

过年要给家人打电话,说“万事如意”

今年20岁的美雅傑是中国和马达加斯加混血儿,她的母亲来自南京,父亲是马达加斯加人。这个春节,她选择和外公外婆一起,在南京过年。

“来中国以前,我从来没过过春节,这是我过的第二个春节。”美雅傑说。虽然她的父母在她十岁时就已经离婚,但因为从小受到妈妈的语言熏陶,汉语说得十分流利,加上2012年夏天来了南京,如今说话还能听出一些“南京腔”。

她是美雅傑过的真意义上的第一个春节。她第一次知道,过年有这么多讲究——外公外婆把房子重新布置了一遍,重新摆放了家具;铺上新床单,来了个大扫除;烧了很多吃的,请了不少客人来家里吃饭;在门口贴很大的“福”字;吃元宵的时候,还要注意碗里面的数字,最好是四个或者六个……而最令她高兴的,还是烟火。“最喜欢看烟花,特别是很多一起绽放开来的样子,很热闹,我在马达加斯加从没有看过这么多。”

她也会尽量帮忙,比如帮外婆包饺子,“第一次包的不好看,馅儿要么太多,要么少了。每次一吃,看到哪个特别不好看的,外公外婆就会笑我,说肯定是我包的。”

对于春节,美雅傑基本没什么概念。上大学以前,她基本一两年回一次中国,一般都在暑假,或者是圣诞节假期,“春节期间我们还上课,而且只有圣诞节的时候家里会布置很多东西,春节的时候没有,回到家妈妈也不太提。”唯一的印象,是每年农历春节,妈妈都会让她给外公外婆打个电话,“我在打电话的时候,她就会站在我身边提醒我,别忘了跟外公外婆说‘新年快乐’‘万事如意’。”而父母离婚后,美雅傑和爸爸生活在一起,这个中国传统节日在她生活中印记,也就越来越淡。

安力说,虽然他在中国的第一个春节有可能是一个人度过,但他并不希望如此。“我想做‘沙发客’,用这种方式去了解中国人,接触中国真正的文化,而不是去博物馆。”安力希望,除夕那天,他能在他的旅途中,认识一个年轻的中国人,一起过春节,一起去看春晚,“以前

柒纵深

Sunday in Depth

责任编辑:陈曦 美编:时芸 组版:唐斐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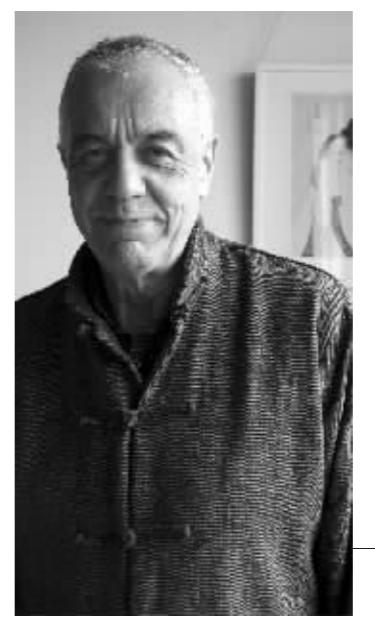


IC图

对话

汉学家米歇尔·康·阿克曼:

改变中的春节,改变中的中国



阿克曼和妻子斯卫红住在南京方山脚下“方山艺术营”的一栋房子里,房子的外表看起来很旧,但两扇大铁门打开时,才能看到别有洞天——巨大的房间里面摆满了新卫红的书和画,还有一个硕大的金属壁炉。

壁炉里烧的是买的木头,偶尔会有噼里啪啦的炸响。每天,阿克曼会拿着工具走下楼,抱一堆木头上来,再一根根地塞进去。

上周五,壁炉里火正旺,阿克曼窝在床边的沙发上,阳光洒满他布制搭扣的中式常服,他微微眯起眼睛,突然,他惊喜地叫起来,“卫红,看,那边有两头牛!”

如果没有看到他的高鼻深目,很难从声音中听出阿克曼的国籍,他的叫声,听起来就像在田间地头上休息的中国老人。

实际上,就连常年住在方山艺术营值班的保安和清洁工,也弄不清这个高大的外国老头的身份。

阿克曼是德国人,出生在慕尼黑附近的一个乡村。1975年时,他作为最早的“工农兵学生”之一在北大学习中文。此后,他在中国的时间累加起来超过17年。上个世纪80年代,他创建“歌德学院”,致力于中德文化交流。他曾翻译过莫言的《枯河》、张洁的《沉默的翅膀》、王朔的《动物凶猛》等名作。

“他总是说自己很幸运,能够见证中国近40年的发展历程,这毕竟是中国变化最剧烈的一段时期。”斯卫红说。

中国变化剧烈,那么春节呢?这确实是一个值得对话的见证者。

米歇尔·康·阿克曼

德国汉学家、现任歌德学院(中国)总院长、“德中同行”项目总监,地道的中国通。

第一个“社会主义的新年”

柒周刊:你早在1975年就来了中国,还记得第一个春节吗?

阿克曼:还有一些印象,在来中国之前,虽然听说过春节,但从未体验过。我来中国后,在北京大学读书,当时的留学生还是很少的,临近春节时,我们突然发现,原本在校园里占大多数的中国学生突然不见了。老师说,他们都回家了。

尽管汉语很好,但跟着中国学生一起上课,对美雅傑来说还是一项挑战。“看书比较困难,因为认识的字比较少。”此外老师说的时候很多内容不懂,因为他们的话语比较快,还有很多是专业术语。

好在家是永远的港湾,外公外婆对美雅傑很好,每周末放假回家,两位老人便想尽办法做她最喜欢吃的东西。

2013年,是美雅傑过的真意义上的第一个春节。她第一次知道,过年有这么多讲究——外公外婆把房子重新布置了一遍,重新摆放了家具;铺上新床单,来了个大扫除;烧了很多吃的,请了不少客人来家里吃饭;在门口贴很大的“福”字;吃元宵的时候,还要注意碗里面的数字,最好是四个或者六个……而最令她高兴的,还是烟火。

“最喜欢看烟花,特别是很多一起绽放开来的样子,很热闹,我在马达加斯加从没有看过这么多。”

她笑着告诉现代快报记者,自己的父母是在南京认识的,当时爸爸在河海大学留学攻读博士,而妈妈是南航的大学生。一次校际活动上,父母见了面,并产生了好感。妈妈24岁时,两人结了婚,婚后一年,在马达加斯加定居。

对于春节,美雅傑基本没什么概念。上大学以前,她基本一两年回一次中国,一般都在暑假,或者是圣诞节假期,“春节期间我们还上课,而且只有圣诞节的时候家里会布置很多东西,春节的时候没有,回到家妈妈也不太提。”唯一的印象,是每年农历春节,妈妈都会让她给外公外婆打个电话,“我在打电话的时候,她就会站在我身边提醒我,别忘了跟外公外婆说‘新年快乐’‘万事如意’。”而父母离婚后,美雅傑和爸爸生活在一起,这个中国传统节日在她生活中印记,也就越来越淡。

她也会尽量帮忙,比如帮外婆包饺子,“第一次包的不好看,馅儿要么太多,要么少了。每次一吃,看到哪个特别不好看的,外公外婆就会笑我,说肯定是我包的。”

后来,我对中国人在过年时,很重要的一个环节是拜祭祖先,就像西方人在圣诞节时会去教堂做弥撒,是一种充满了仪式感的信仰,

不过,这个环节现在正在慢慢变化,农村可能还保留着一些,城市里面的人已经没有这个意识了。

忙年的喜悦感已大大降低

柒周刊:这么多年观察中国的春节,变化的恐怕不只是这一个环节吧?

阿克曼:春节时,吃饭和聚会是必不可少的,我在中国过了很多次春节,每次都能感受到一些浪费。当然,这也是因为社会的进步,物资逐渐丰富。1984年,我在上海,一位教授邀请我上门过年,当时已经改革开放,外国人可以成为客人。当时,他们的家人准备了大量的食物,我觉得,那是我吃得最多的一次,差不多吃到要吐。最后,桌子上还剩下很多食物,但主人毫不在意。

后来,我对中国人和春节的理解越来越深,才多少能明白主人的想法,中国人本身就好面子,而且,春节确实是这个民族最重要最特殊的节日,就像我们的圣诞节。

拜祭祖先的仪式正在弱化

柒周刊:你是什么时候理解到春节“特殊”的?

而现在,这种喜悦程度已经大大



韩国人金辉彬



美国人安迪和妻子李蓓



美雅傑的母亲是南京人,父亲是马达加斯加人